





明史卷一百八十三

列傳第七十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兼李森孫殿學兼掌戶部書事加級張廷玉纂

敕修

何喬新

彭韶

周經

耿裕

倪岳

閔珪

戴珊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父文淵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御史歷按山東四川烏蒙奸民什加私其知府祿昭妻懼誅訐反詔發軍討文淵檄止所調軍而泊其誣宣德五年用顧佐薦賜敕知溫州府居六年治最增俸賜璽書以胡濱薦擢刑部右侍郎督兩淮鹽課正統三年兩議獄不當與尚書魏源下獄皆得釋朝議征麓

川文淵疏諫曰麓川徼外彈丸地不足煩大兵若遣雲南守將屯  
金齒令三司官撫諭之遠人獲更生而朝廷免調兵轉餉策之善  
者也帝下其議廷臣多主用兵於是西南騷動僅乃克之而失亡  
多其冬以疾乞歸景帝卽位起吏部左侍郎尋進尚書佐王直理  
部事東宮建太子太保災異見給事中林聰等劾文淵檢邪左  
庶子周旋疏言其枉聰竝劾旋御史曹凱復廷爭之遂與旋俱下  
獄聰疏有囑內臣語太監興安請詰主名聰不敢堅對乃釋文淵  
令致仕英宗復位削其加官而景泰中易儲詔書父有天下傳之  
子語出文淵或傳朝命逮捕懼而自縊時喬新已登景泰五年進  
士官南京禮部主事介喪歸里里人故侍郎揭稽嘗受業文淵而  
與喬新兄弟不協奏文淵死實諸子迫之自經又逼嫁父所愛妾  
喬新亦許稽爲巡撫時嘗薦黃竑且代草易儲疏皆被徵比對簿

父妾斷指爲諸郎訟冤獄得少解帝亦以事經赦釋不問已復丁  
母憂服除改刑部主事歷廣東司郎中錦衣衛卒犯法捕治不少  
貸都指揮袁彬有所囑執不從彬怒使人捃摭無所得由是名大  
起成化四年遷福建副使所屬壽寧銀礦盜採者聚眾千餘人所  
過剽掠募兵擊禽其魁福寧豪尤氏殺人出入隨兵甲拒捕者二  
十年福清薛氏時出諸番互市事覺謀作亂皆捕殺之福安寧德  
銀礦久絕有司責課民多破產喬新以爲言減三之一興化民自  
洪武初受生於官至是猶歲課其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  
將樂間特險不供賦白都御史置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遷河南  
按察使歲大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可仰也  
今秋可但已乎振至明年麥熟乃止都御史原傑以招撫流民至  
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間傑至益竄山谷喬新

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遷湖廣右布政使荊州民苦徭役驗  
丁口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  
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  
導也宜毋聽闢出犯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參將支玉伏兵灰  
溝營擊斬甚眾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  
四劾僉事尙敬劉源稽獄請赦天下斷獄官淹半載以上者悉議  
罪帝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右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振活  
三十餘萬人還流冗十四萬戶還朝會安寧宣撫使楊友欲奪嫡  
弟播州宣慰使愛爵証愛有異謀喬新往勘與巡撫劉璋共白愛  
誣友奪官安置他府播人遂安孝宗嗣位萬安劉吉等忌喬新剛  
正出爲南京刑部尙書沿江蘆洲率爲中官占奪託言備進奉費  
喬新奏還之民初喬新之出中官懷恩不平一日以事詣閣言新

君踐阼當用正人胡爲出何公安等默然旣而刑部尙書杜銘罷羣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爲首輔終忌之久不補弘治改元用王恕薦始召喬新代銘奏言舊制遣官勘事及逮捕必齎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驗視乃行近止用駕帖不合符宜復舊制以防矯詐帝立報許時吉仇正人頻興大獄喬新率據法直之吉愈啞恨數摭他事奪俸二年夏京城大水喬新請恤被災者家又慮刑獄失平條上律文當更議者數事吉悉格不行大理丞闕御史鄒魯覬遷而喬新薦郎中魏紳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魯卽誣喬新受賄曲庇吉取中旨下其外家詔獄喬新乃拜疏乞歸頃之窮治無驗魯坐停俸喬新亦許致仕喬新性廉介觀政工部時嘗使淮西巢令閩徽少學於文淵以金幣餽喬新卻之閩曰以壽吾師耳喬新曰子欲壽吾親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福建市

舶中官死鎮守者分其貲遺三司喬新獨固辭不得輸之於庫既  
家居楊愛遣使厚致贈且獻良材可爲櫬者喬新堅卻之喬新年  
十一時侍父京邸修撰周旋過之喬新方讀通鑑續編旋問曰書  
法何如綱目對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  
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而紀義軒多採怪妄似未有當也旋大驚  
異比長博綜羣籍聞異書輒借鈔積三萬餘帙皆手較讐著述甚  
富與人寡合氣節友彭韶學問友邱濬而已罷歸後巡按江西御  
史陳詮奏喬新始終全節中間祇以受親故餽遺之嫌勒令致仕  
進退黯昧誠爲可惜乞行勘本官如無疾則行取任用有疾則加  
慰勞以存故舊之恩全進退之節不許後中外多論薦竟不復起  
十五年卒年七十六江西巡撫林俊爲彭韶及喬新請謚吏部覆  
從之有旨令上喬新致仕之由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學行政事

莫不優忠勤剛介老而彌篤御史鄒魯挾私誣劾一辭不辨恬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接士大夫莫不高其行若必考退身之由疑旌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矣胡紘輩嘗誣奏朱熹矣未聞以一人私情廢萬世公論也事竟寢正德十一年廣昌知縣張傑復以爲言乃贈太子太保予祿明年賜謚文肅喬新五世孫源萬歷初爲刑部右侍郎亦有清節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成化二年疏論僉都御史張岐檢邪宜召王竑李秉葉盛忤旨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救之不聽卒輸贖尋遷郎中錦衣指揮周或太后弟也奏乞武強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爲閒田命韶偕御史季琮覆勘韶等周視徑歸上疏自効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爲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嘗與民爭

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  
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等邀名方命復下詔獄言官爭論救得釋當  
是時韶與何喬新同官並有重名一時稱何彭遷四川副使安岳  
扈氏焚滅劉某家二十一人定遠曹氏殺其兄一家十二人所司  
以爲疑獄久不決詔一訊得實咸伏辜進按察使盡撤境內淫祠  
王府祭葬舊遣內官公私煩費奏罷之雲南鎮守太監錢能進金  
燈擾道路詔劾之不報十四年春遷廣東左布政使中官奉使紛  
還鎮守顧恒市舶華眷珠池黃福皆以進奉爲名所至需求民不  
勝擾詔先後論奏最後梁芳弟錦衣領撫德以廣東其故鄉歸採  
禽鳥花木害尤酷詔抗疏極論語侵芳怒構於帝調之貴州二十  
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明年正月星變上言彗星示災見  
於歲暮遂及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

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陛下嗣位之初家禮正防微周儉德昭用  
人慎乃邇年以來進奉貴妃加於嫡后褒寵其家幾與先帝后家  
埒此正家之道未終也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利源兵柄盡以付之  
犯法縱奸一切容貸此防微之道未終也四方鎮守中官爭獻珍  
異動稱敕旨科擾小民此持儉之道未終也六卿並加師保監寺  
兼領崇階及予告而歸廩食輿夫濫加庸鄙爵賞一輕人誰知勸  
此用人之道未終也惟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時方召爲大理  
卿帝得疏不悅命仍故官巡撫順天永平二府均大興宛平昌平  
諸縣徭役劾奏鎮守中官陶弘罪孝宗卽位召爲刑部右侍郎嘉  
興百戶陳輔緣盜販爲亂陷府城大掠遁入太湖遣韶巡視韶至  
賊已滅乃命兼僉都御史整理鹽法尋進左侍郎韶以商人苦抑  
配爲定折價額蠲宿負憫竈戶煎辦徵賠折閱之困繪八圖以獻

條利病六事悉允行弘治二年秋還朝明年改吏部與尙書王恕  
甄人才覈功實仕路爲清彗星見上言宦官大盛不可不嚴裁損  
因請午朝面議大政毋祇具文已又言濫授官太多乞嚴杜倖門  
痛爲釐正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四年秋代何喬新爲刑部尙書  
故安遠侯柳景贓敗至數千兩徵僅十一以其母訴免韶執奏曰  
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  
之澳不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贓非負租之比獨蒙宥除是臣等守  
法媿於澳也不從御史彭程以論皇壇器下獄韶疏救因極陳光  
祿冗食濫費狀乃命具歲辦數以聞荆王見瀟有罪奏上淹旬不  
下內官王明苗通高永殺人減死遣戍昌國公張巒建墳踰制役  
軍至數萬畿內民冒充陵廟戶及勇士旗校輒免徭役致見戶不  
支流亡日眾韶皆抗疏極論但下所司而已韶蒞部三年昌言正

色秉節無私與王恕及喬新稱三大老而爲貴戚近習所疾大學  
士劉吉亦不之善詔志不能盡行連章乞休乃命乘傳歸月廩歲  
隸如制明年南京地震御史宗燧等言詔喬新強珍謝鐸陳獻章  
章懋彭程俱宜召用不報又明年卒年六十六謚惠安贈太子少  
保詔嗜學公暇手不釋書正德初林俊言詔謚不副行乞如魏驥  
吳訥葉盛改謚文竟不行

周經字伯常刑部尚書瑄子也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  
成化中歷侍讀中允侍孝宗於東宮講文華大訓太子起立閣臣  
以爲勞議請坐聽經與諸講官皆不可乃已孝宗立進太常少卿  
兼侍讀弘治二年擢禮部右侍郎中官請修黃村尼寺奉祀孝穆  
太后土魯番貢獅子不由甘肅假道滿刺加浮海至廣東經倡議  
毀其寺卻貢不與通改吏部進左侍郎通政經歷沈祿者皇后姑

壻也尙書王恕在告中官傳旨擢祿本司參議經言非面承旨又無御札不敢奉詔復與恕疏爭之事雖不能止朝論譖焉靈壽奸民獻地於中官李廣戶部持不得經倡九卿疏爭卒畀獻地者嘗上言外戚家無功求遷無勞乞賞兼齋熙遊宴濫費無紀致帑藏殫虛宜大爲撙節近例預備倉積粟多者守令賜誥敕不次遷官遂致劄下于進請如洪武間例悉出官帑平糴毋奪民財考績毋專以積衆爲能至清軍之弊洪熙以前在旗校宣德以後在里胥弊在旗校者版籍猶存若里胥則並版籍而淆亂之宜考故冊洗奸弊災傷民乞省恤惜新司薪炭約支數年災荒郡縣宜盡與停免四方顏料雜辦亦然此救民急務也帝多採納之八年文武大臣以災異陳時政經爲具奏草而斥戲樂一事語尤切直帝密令中官廉草奏者尙書耿裕曰疏首吏部裕實具草經曰疏草出經

手卽有罪罪經世兩賢之明年代葉淇爲戶部尙書時孝宗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譴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無所顧寃逋緩征裁節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除每委官監稅課入多者與下考苛切之風爲之少衰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爲東宮莊經等劾瑄違制下詔獄而帝復從鎮撫司言遣官勘實經等復爭之曰太祖太宗定制開田任民開墾若因奸人言而籍之官是土田予奪盡出奸人口小民無以爲生矣既而勘者及巡撫高銓言開田止七十頃悉與民田錯於是從經言仍賦之民治瑄罪中官何鼎劾外戚張鶴齡下獄經疏救之忤旨切責雍王祐樞乞衡州稅課司及衡陽縣河泊所經言不可許帝納之命自今四方稅課王府不得請中官織造者請增給兩浙鹽課二萬引經等言鹽筴佐邊不宜濫給且祖宗朝織染諸局供御

有常數若曰取用有加則江南兩浙已例外增造若曰工匠不足  
則仰食公家不下千餘人所爲何事是知供用未必缺而徒導陛  
下以勞民傷財之事也帝不從經恐歲以爲常再疏請斷其後乃  
命歲予五千引先是倉場監督內官依成化末年例裁減十一年  
秋帝復增用少監袁英等三人經上疏力爭帝以已遣不聽內靈  
臺請錦衣餘丁百人供灑掃經等諫不納經曰祖宗設內臺其地  
至密今一旦增百人將必有漏洩安言者帝悟立已之崇王見澤  
乞河南退灘地二十餘里經言不宜予興王祐極前後乞赤馬諸  
河泊所及近湖地千三百餘頃經三疏爭之竟不許帝以肅寧諸  
縣地四百餘頃賜壽寧侯張鶴齡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毆民  
至死下巡撫高銓勘報銓言可耕者無幾請仍賦民不許時王府  
動戚莊田例徵徵銀三分獨鶴齡奏加徵二分且概加之沙鹺地

經抗章執奏命侍郎許進偕太監朱秀覆駁經言地已再勘今復遣使徒滋煩擾昔太祖以劉基故減青田賦徵米五合欲使基鄉里子孫世世頌基今興濟篤生皇后正宜恤民減賦俾世世戴德何乃使小民銜怨無已也頃之進等還言此地乃憲廟皇親栢權及民恒產不可奪帝竟予鶴齡如其請加稅而命償權直除民租額經等復諫曰東宮親王莊田徵稅自有例鶴齡不宜獨優權先帝妃家亦戚畹也名雖償直實乃奪之天下將謂陛下惟厚椒房親不念先朝外戚帝終不納大同缺戰馬馬文升請太倉銀以市經言糧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毋相壓兵部侵戶部權非祖訓帝爲改撥太僕銀給之給事中魯昂請盡括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不節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費而欲括天下財是舛也內官傳旨索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持不與經剛介方正好強諫雖重忤旨